

## 神圣之地的朝拜——第六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随思

王 淼 湖州師範學院歷史系講師

研习营第一天上午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在演讲中不经意间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在孔孟之乡的山东，西方的基督教却有着异常强烈的存在和影响？第二天上午黄进兴院士则单刀直入讨论作为儒教圣地的曲阜孔庙的神圣之域。儒家是否为宗教？假如儒教是一种宗教，那么在信仰和制度上有何特征？山东作为孔孟之地，儒家/教是如何渗入山东人的日常生活？在整个研习营活动期间，这几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挥之不去，成为指引我阅读文本和田野考察的路标。

在曲阜三孔和邹城孟府、孟庙的经历我只能想到一个词来形容：朝拜。在孔庙大成殿的广场上，一群初中生冒着酷暑跟随同行老师一字一句的诵读《论语》，略显稚嫩的面容上却带着宗教般的虔诚。跪倒在大成殿内孔子像前的众多男女，无不表情肃穆地叩拜，口中甚至喃喃细语。类似的情况在泰山碧霞元君祠内、聊城山陕会馆内的关帝像前、隆兴寺铁塔前临时搭建的佛堂内、济南灵岩寺千佛殿前我又曾多次目睹。至于临清鳌头矶吕纯阳像和清真寺，想必在历史上也已被无数人所跪拜过。

田野考察的几处地方，包含了儒、道、佛、回几种宗教（如果儒教是宗教的话）形态，加上讲座最后一天刘家峰教授所谈的基督教和李孝悌教授演讲的民间宗教，可谓“群教毕至，少长咸集”。这样一种多元宗教共存于一地、不同信仰集于一处的情形并非只存在于学者的笔下，而是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

研习营所发文本中载有一幅清代临清城图，地图上清楚的标示出当时临清城内的各种神圣之所和跪拜之处：文庙、永寿寺、大佛寺、礼拜寺、城隍庙、文昌祠、启圣祠、大王庙、东岳庙、皂王庙、龙王庙、关帝庙、八腊庙、王烈士祠……从“国家宗教儒教”到本土宗教道教，从佛教到伊斯兰教，从国家祀典体制下的东岳、城隍到地方信仰里的龙王和大王，从国家祭祀的英雄关帝到地方反抗暴政的王烈士。在这一大运河北上必经的繁华转运之地，各种层面的信仰和宗教济济一堂。

从社会生活史的层面来观察上述图景，可以大胆的说无论是杨庆堃所谓的制度性宗教还是离散型宗教，无一不在临清这样一个小小的山东孔孟圣地汇聚，而且相当深入或者说完美的契入当地的权力格局和社会生态。比如文庙、文昌

祠作为儒家政治礼仪中最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地图上的位置紧靠当地政治权力中心府衙。而作为明清国家祀典的一部分，东岳庙和城隍庙分列府衙左右，喻示着其在国家政治和礼仪生活中的地位，也方便官家大老爷踱步就上香。因运河而兴的临清，水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水神的大王庙和龙王庙刚好位于运河及其分支河道边上，而且紧靠码头，显然与水运有关的凡夫俗子可以随时跑过来磕头。地方抗暴英雄王烈士的祠堂似乎“恰巧”被分配在忠孝勇烈化身的关二爷身边，至于相对小众的礼拜寺所处位置偏僻，远离政治和文化中心，虽然在运河道边却也距离码头甚远。至于其它各色神等，也各有所居，想来也是费了心思安排。

山东，我们印象中的孔孟之像和儒家圣地，或者用一位外国传教士所说的中国圣省，其实存在着多种宗教和信仰。对于古代中国社会的普通人，无论是爬泰山还是到孔庙求登科，或者就是坐船、到会馆听戏、去庙会看热闹，无不会经过一个个神圣之地，想来大多数人都会虔诚的朝拜。

在我看来，山东地区自明清以来应该在各地都存在着丰富多元的宗教信仰形态。那么，这种多元宗教信仰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一直如临清城图所显示的那样彼此相安无事，天下太平呢？临清清真寺的一块碑刻铭文记述了一位名叫陈廷贵的佛教徒后来改信了伊斯兰教。陈的改教行为是否引发了争议甚至是当地佛、回两教之间的冲突不得而知。但这一事件提示我们，这种多元宗教信仰共存的背后并不一定是风平浪静。

作为以学术为志业的我们，身上所披的研究者外衣不自觉的会让自己用怀疑的眼神打量着那些充满岁月痕迹的古老房屋、碑刻、塑像、绘画、佛塔，以探究的口吻小心谨慎地谈论其历史和文化意义。然而，我在同行大多数人的身上都发现，大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带着一种敬畏和虔诚的姿态来面对眼前的物质或其所蕴含的文化。

这个八月前往齐鲁之地的行旅，对我来说，或许就是一趟神圣之地的朝拜。